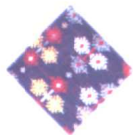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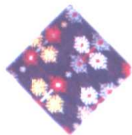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彭英明·主编

民族出版社



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

彭英明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彭英明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11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105-04747-X

I.土… II.彭… III.土家族-民族文化-文化史 IV.
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54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cn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45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定价:24.80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苏晓云		
副主任	张洪伦	彭英明	
委 员	苏晓云	张洪伦	彭英明
	牟廉玖	段 超	段绪光
主 编	彭英明		
副主编	段 超		
策 划	段绪光	段 超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序言

苏晓云

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土家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家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土家族人民正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阔步向前迈进。

土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先秦时期，土家族先民巴人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唐末五代，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后，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的民族文化。土家族“西兰卡普”深为汉族人民所喜爱，土家族吊脚楼在中华民族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土家族竹枝歌是竹枝词的直接源头，为中华民族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摆手舞、跳丧歌、哭嫁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

土家族人民十分热爱自己的故土，他们披荆斩棘，辛勤耕耘，用勤劳的双手开发祖国山区，使昔日榛榛荒蛮的山岭，变成绿绿葱葱的沃野，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家族人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每当外敌入侵、民族危机之时，他们便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明朝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在这民族危机之时，土家族将士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从偏远的武陵山区奔赴东南抗倭战场。在与倭人的战斗中，土家族士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多次挫败倭敌，为抗倭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史称“东南战功第一”。在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斗争中，处处活跃着土家族儿女的身影，虎门沙角炮台留下了土家族将领陈连升搏杀英夷的身影。大沽口炮台回荡着土家族将领罗荣光杀敌的呐喊声，恩施、酉阳城内至今流传着土家族群众在反洋教斗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土家族人民不甘后人，无数土家族儿女奔赴抗日前线，效命疆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国的壮丽凯歌。

在中华民族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土家族人民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土家族仁人志士“提起寰宇烘白日，掀翻沧海洗青天”，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奔走呼号、喋血成仁。大革命时期，不少共产党员在土家族地区从事革命活动，星星之火在土家族地区迅速成燎原之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土家族人民本着“要吃辣子莫怕辣，要当红军莫怕杀”的大无畏精神，跟着贺龙闹革命，广阔的土家族地区成为革命的热土，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相继在此诞生。在解放战争中，无数土家族群众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有的战场杀敌，有的支援前线，为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建立后，土家族人民为建设新中国不懈奋斗，他们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文化有了突破性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回顾过去，我们为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建设成就而高兴。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经济还不够发达，前进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阻碍着土家族的发展，山区的自然条件也制约着土家族的进步，振兴土家族

的任务还很艰巨，山还高，路还长。在新世纪中，如何加速土家族地区的发展，成为土家族人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土家族问题的研究，为土家族的发展提供参考，已显得十分迫切。《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正是本着加强土家族研究、促进土家族发展的宗旨编撰而成的一套学术性著作。本丛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土家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些著作力图通过对土家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剖析，弘扬土家族文化的精华，剔除土家族文化中的糟粕，增强土家族人民的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全面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发展。二是对土家族地区现实问题的探讨，这些著作力图通过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家政策和土家族地区的实际，对当前土家族及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为土家族地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政策参考。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要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对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有所启示，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有所贡献。

(苏晓云，土家族，现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第一章 物质生产

土家族人长期繁衍生息于湘鄂渝黔边的武陵山区。受这里的山川河流、山脉水系、地层地貌、土壤土质及动植物资源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这个民族在生产活动中的许多特点。土家族人在世世代代的生产活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生产经验与技术,故土家族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现就土家族的农业、林业、畜牧、渔猎、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中的文化表现分述之。

一、农业

(一)刀耕火种 开荒挖土

据史书及地方志的记载:早在春秋、秦汉时期,土家族先民就在武陵山区生活,但那时基本上是“鸿蒙初辟、环环榛榛”,开始有农业生产活动,其生产方式主要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男女合作,伐木烧畲、播种杂粮,不施肥、不灌溉、不耕耘,待地力不肥时又转

移他处。”由于种植粗糙，所获粮食不多，还得以渔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其生活的补充。古代武陵山区，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刀耕火种，是有其自然条件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由刀耕火种进入开荒挖土。因土家族聚居地区山多田少，所以以杂粮为主要食品。《威丰县志》(同治年间编)写道：“高山农家，以玉蜀黍为正粮，而补助以甘薯、马铃薯。全县年岁，多以高山收成定丰、歉，土民食稻者十之三四，食杂粮者十之六七也。”清乾隆时期《永顺府志》(清乾隆时期)也说：“土人所种，以小米黍子为主，不甚种稻谷，即种亦不知耕耨。”开荒挖土，种植杂粮的生产习惯，从五代起，一起延续到现在。

土家族人把过元宵节吃的肉叫爬坡肉，俗谚“吃了爬坡肉，各自打门路。”元宵节过后，土家族人习惯上山找多年老陈土开荒。地点确定后，手执大长刀，砍修山上的杂树杂草，趁天色晴朗，随即放火烧刚修好的这座山，这叫烧“火沙”。一进农历二月，紧张的开荒挖土活动，就在土家地区开始了。挖生土，是一场艰巨的劳动，俗语：“人生有三苦，拖木、抬岩、挖生土。”为把握好开荒挖土的时令季节，提高挖土劳动工效，土家族人有换工挖土的习惯。在挖土时，往往有百十个人在一块土地上挖土劳动。工地上有两个歌手(也有三个的)，敲锣击鼓，面对挖土的群众引吭高歌。这歌叫《挖土锣鼓歌》。歌词中有请神、歌头、扬歌、送神等固定的内容。扬歌可唱古，可唱今，可唱当时的劳动场面。锣鼓铿锵，歌声悠扬，歌词清白通俗，一韵到底，情节生动，很受劳动者的喜爱，可使从事艰巨劳动的劳动者思想集中，疲劳顿除，工效倍增。阳春二、三月，在湘鄂渝黔边土家族聚居的山谷旷野，经常可以听到震动山谷的粗犷歌声。挖土锣鼓歌，经过土家族歌手的集体创作，世代传承，不断提炼，成为土家族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经过数十天紧张挖土开荒劳动，一片杂草蔓延的荒地，变成了一台台散发着泥香的新土，等待着古历四月芒种前后的播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农业生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刀耕火种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不仅工效低,而且破坏植被、绿化,各级政府明令禁止,即使开荒挖土,亦不提倡了。但土家族人素来珍惜土地,为使土地得到综合利用,开荒挖土的习俗,至今还有保留。诸如规划造林的荒山,造林前还开荒耕耘,实行粮林结合。地边地角,土坎田坎的零星散地,放一把火,然后播种麻、油菜、小米、绿豆之类,既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起到向阳、通风、治虫、驱鼠和肥土落田的作用。

(二)珍惜土地 开土造田

土家族人珍惜土地,清乾隆时期《龙山县志》云:“土民善种,寒星散地、田边地角、篱边沟侧、悬崖隙土,亦必广种荞、麦、包谷、草烟、粟、菽、蔬菜、瓜果之类,寸土不使闲,惜土如金也。”土家族爱惜土地,努力改变土地的现状,使土地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他们把开垦出来的偏坡,改成层层梯土,为避免山水冲垮土坎,冲走肥泥,他们利用冬闲,捡来小石头,用石头将土坎砌起来。日积月累,代代辛劳,在土家族耕种的山地里,处处可见这种层层石头砌成的梯土,宛如小城墙在山地里蜿蜒。水稻的种植推广,是土家族农业生产的一个飞跃,凡是有水源的梯土、坪土、坪坝、河畔,逐步改建成为一坝坝的稻田,改变了土家族人“山多田少,食以山粮为主”的状态。土改成田,原非轻而易举一日之功,除平整基地,还要做好田坎,田的堤坎必须用巨大坚固的石头砌好砌坚固,以免受水冲沙压崩垮的灾祸。山溪水在山洪暴发之际,浊浪滚滚,势若奔马,没有坚固的堤坎防护,那么所开成的田,将变成一片沙洲。故土家族人最注意河畔溪旁的砌坎保田工程,也积累了一些砌岩坎的经验和技巧。一般砌的方法是“蓑衣岩”打基础,“插片岩”砌身,碎石填

心。田坎一般二、三米高，少数在五米以上，不用石灰、水泥，也能使堤坎结构紧密坚固（当然有石灰水泥更好）。此外，有了田还要有相应的水利灌溉工程。

水稻比旱粮产量高、质地好，因此土家族人改土造田的劲头很大，不仅谷底、坪坝、台土成了坝坝良田，就是毫无水源的高山平台上，也开出靠天水的雷公田，依靠雨水灌溉来种植水稻。因此，每年春耕季节，如遇雷雨天气，即使午夜三更，土家族人也要冒雨出门，在牛角上挂着灯笼，抢水犁田，甚至不惜八犁八耙，反复耕耙，以增强稻田蓄水抗旱能力。有一首流传在土家族地区的山歌唱道：“半夜落雨半夜耙，牛角上头绑火把，隔得三天不下雨，水田干变八月瓜。”唱的正是干田犁田抢水的情况。在长期的种植经验中，土家族深知“土里一片坡，不如一个田角角”。所以凡是地里能开成田的土地，都充分利用。“巴掌田”、“蓑衣田”、“斗笠田”在土家族地区，处处可见，有些小田，犁耙耕牛都不能过，就用钉耙进行人工耕种。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处处梯田梯土，一片片水汪汪的溶田，溪边河边高高耸起的堤坝，都是土家族先民世代劳动积累的成果。

（三）不违农时 终岁辛劳

土家族人世居高山深谷，从事农业，不违农时，终岁辛劳，因山地与稻田并重，故其艰辛程度，较他处尤甚。土家族自古历正月元宵佳节吃了“爬坡肉”后，欢乐的新春就告结束，一年紧张的农事活动也开始了。先从砍草、烧火沙开始，然后开荒挖土，在备好种植山粮的土地时，已是暮春时节了。大地转暖，燕子南来，堤柳透翠，春雨连宵，已是犁田打水的紧张季节。土家族地区高坡田多，雷公田多，“干鱼脑壳”田多，更增加了抢水抢耕的艰辛。在“清明”、“谷雨”之间播种育秧，是一年生产的重要阶段，“秧好半年春”，土家族

特别重视做秧田的功夫。秧田要犁得深，耙得平，做好排灌水沟，底肥要下得很足。做秧田的这几天，调工换日，互相帮助，主人用大酒大肉款待换工的人。土家族人对稻谷浸种催芽，积累了一定的技术，浸种、泡种、催芽，掌握合适的温度，日夕不离。秧田做好了，芽谷已长整齐，在清明早上把谷芽洒到秧田中去，谷芽要洒得均匀，才能使秧苗疏密适度，茁壮一致。谷芽撒下去后，便要仔细观察阴晴的变化和早晚的温度差异，随时注意排灌，像服侍婴儿一样，期待秧苗茁壮成长。

秧田甫做完毕，布谷鸟便“早种包谷”“早种包谷”地满山催叫起来，桐子花也象雪花一样，满山遍岭开放了。立夏过后，小满、芒种到来，正是山粮播种的时候。土家族俗谚说“春争日”、“夏争时”，是分秒必争的抛粮下种的黄金季节。这个季节，土家族人真是一天忙到两头黑，家家无闲人，柴门紧锁，留小犬看守门户，男女老少都投入紧张的播种之中。某些高山地带，山里山雀很多，它们啄食种子和初生的嫩苗，故自春粮播种下地后，地里离不得人，家里的老人或小孩在地头烧一堆火，或用小棒敲竹筒经日发出刀刀之声，用以惊走飞禽，直到山禽不能损害秧苗时为止。

春播刚刚收尾，秧田里的秧苗日夜疯长，满田翠绿，又到了插秧时令。土家族流传着一句俗谚，“六十养儿不得力，夏至栽秧不得吃”，意即超过夏至栽的苗，过了季节，栽下去也没有用了。故插秧的季节性是很强的。而插秧的质量又必需保证。插秧紧张时节，也常常是邻里亲友间换工互助。每当鸡啼三更、月在中天的半夜，满田满垅便尽是扯秧的人群。白天满田满垅是插秧人群的追逐声、吆喝声，晚上月落，还有打着火把插秧的人。“芒种打火夜插秧”，说的正是土家族人插秧的紧张景况。在春播春插农事繁忙紧张之际，还要及时收割冬种的大麦、小麦、豌豆、油菜及其他作物，有的地方还要采桑、揉茶，土家族人恨不得打把铜车把太阳车转来，一天当作两天用。湖南永顺流传的一首《竹枝词》写道：“释担

归来日夕阳，耕田晨起上山岗，近来一月忘梳洗，割麦插禾又采桑。”其辛苦繁忙可知矣。

春播春插刚刚结束，夏耘的又接踵而至。土家族俗谚说：“土里要过铁板，田里要过脚板。”这是说夏耘功夫不跟上来，刚春播春插的功夫等于白费。插秧后，眼看山粮地里，杂草与庄稼丛生，锄草任务尤其紧迫。千山万岭要一锄锄地把杂草铲除干净，让庄稼茁壮地成长。这是一场恶战，而且又必须把握季节。土家族人历来有换工互助的传统习惯，于是百十人在一片庄稼地里锄草。为提高工效，驱逐疲劳和炎热之苦，于是挖土时唱锣鼓歌的形式又用到耨草的工地上来，这时所唱的歌叫耨草锣鼓歌。“听得耨草锣鼓响，一天耨它万重山。”耨草期间，起早贪黑，忙得大家头发根根都竖了起来。山地锄草之后，紧接着是稻田耘草，土家族人叫踩田。踩田除了扯净田中杂草，还要用脚板把禾茷边的泥翻过来，使禾苗通风透气，生长旺盛。耨草耘田，正值赤日炎炎的夏季，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地里的草普遍要耨两次，有些庄稼，还不止两次，如棉花，就是“棉耨七道白如银”。田里也要耘草2至3次，俗云：“田踩三道猪无糠”。六月末，夏耘工作基本结束，稻谷已是吊边黄，山粮也渐渐成熟，土家族人晒谷坪，织竹席，织背笼，砍六月柴，准备秋收。居住在高山上的土家族人，为保卫秋收的果实，免受飞禽走兽的糟蹋，庄稼地里，日夜都不断人，白天由老人、小孩在庄稼地里敲竹筒或鸣大锣，用以惊走飞禽走兽，晚上青壮年男子睡在搭在庄稼地里的茅棚中，通宵燃着熊熊大火，锣声不息，有时还鸣放几次土炮，用以驱赶糟蹋粮食的野兽。如果不这样做，一大块包谷、小谷或红苕地，一夜之间，就会被猴子、野猪、泥猪、毫猪等成群结队，糟蹋干净。

七、八、九月，又是紧张的秋收季节，土家族人叫做“抢宝时节”。从立秋、白露到秋分期间，田里的稻谷、山地里的山粮，要颗颗粒粒收回家里，晒干车净，储入仓里。一抢天色，二抢季节，这一

段的繁忙辛苦,也和春种、夏耘差不多。但这是丰收的喜悦,应该是苦中有乐了。粮食进仓后,九月寒露摘茶籽,霜降捡桐子,直到九月底,才全部完成秋收任务。

进入立冬,虽是冬闲季节,但勤劳的土家族人,冬天也不闲过。土家族有句俗谚“要吃来年饭,隔年做一半”,他们把许多事情放在冬天做,为来年春天做准备。首先作好冬种,“七碗”、“八蚕”、“九油”、“十麦”,还要种蔬菜,土家族人把蔬菜当作“半年粮”看待。土家族讲究冬耕,说是“儿要亲生,田要冬耕”,他们把农田全部耕耙过来,灌溉冬水,有的还沤上杂草,名曰打冬。这既可增加肥料,又增强农田的抗旱力,还可错开来岁春耕紧张。土家族人还利用冬闲时间开梯田梯土,砌土坎田坎,挖地角,挖岩隙,尽量改变生产条件。有的土家族人则收集肥料,夜里又换工剥桐籽、剥茶籽,大家围坐在桐、茶果堆的周围,当中高烧松脂火把,边劳作,边听故事,边猜谜语,时虽寒月,却热气腾腾。榨桐茶油也是冬天的一项重要事情。

土家族人一直忙到古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一年的农事活动,才算正式结束。真是不违农时,终岁辛劳。

解放后,由于国家对农业高度重视,由于农业机械和农业科学的逐步使用与推广,加之农业耕作制度也有不少改变,促使土家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很快,但其农业季节,依然大致如此。

(四)因地种植 增产增收

土家族人在长期农事活动的实践过程中,懂得因气候、水源、坡度、土壤等不同而进行不同的种植得到增产增收的道理,所以他们对什么地方种什么、怎样做,都是非常重视的。

村寨附近,海拔较低的旱土,一年多熟,种植利用率高,以蔬菜、棉、麻为主,包谷、黄豆、小麦及其他经济作物,交错种植,地里

四季常长,季季有收入。种植方法也各不相同,有条播、点播,有开沟分畦、起垄栽培等。管理仔细周到,中耕追肥及时,经常除草灭虫,而且周围还筑起上墙或篱笆,不让禽兽糟蹋,因而大都收成好,经济效益高。

远离村寨的旱土,多数在高山山坡之上,或在土溶,或在窝托,土坪、梯土、土湾、窝托、翻腰等地多种包谷、黄豆、高粱、油菜、棉花之类,斜坡地则多种绿豆、滚豆、小米、芝麻、荞子及红薯等作物,沙质土宜种芝麻、花生等等,因地种植,获得高产。山地多是一年一熟,同时有间作的习惯。一般是在种包谷、高粱等高杆作物时,同时种绿豆、滚豆等,称下脚粮。这些下脚粮在第二次锄草时,即可以摘。也有在小麦地里间栽马铃薯的。土家族人把开垦出来的荒土,改成梯土,种上几年后,即栽种油桐树、油菜树,在桐茶林里,实行粮林间作。桐茶林里的山粮以绿豆、滚豆、饭豆、茶豆、缸豆之属为宜,既肥沃了桐茶林的土壤,使桐茶树茂盛,多结桐茶果,又增加了粮食的收入,一举两得。

新开荒土,尤宜种植草烟与辣椒。

稻田亦因水利、阳光、气温不同,而进行不同品种的栽插。一般坪田、坝水田多中熟、迟熟品种,坡田、雷公田多早熟品种,为的是躲开六、七月之旱。一般一年一熟,个别平坝田则栽插双季。过去土家族人一般喜冬泡田,而今科学种田日益普及,耕作制度也有不少改变,旧的种田习惯已经被新的耕作办法代替,如田里的一熟制,已逐步改成一年多熟制,如稻麦两熟、稻油(菜)两熟,稻荞麦三熟、稻稻麦三熟等。泡冬习惯也逐步被种冬粮、种保肥所改变。

(五)善于收藏 精于选种

土家族人不仅辛勤劳作,而且对所获得的劳动果实,也是善于收藏的。《来凤县志》(清同治版本)云:“土人收藏甘薯,必穿土窖,

欲其不露风也。收藏包谷及杂粮，或连穗高悬屋角，或于门外编竹为捆，上复以草，欲其露风也。”

土家族人家大部分有贮藏粮食的小仓库，或在楼上，或在偏房，离地数尺，装得结实，可免潮湿和鼠噬之弊。山地广栽红苕，每户必择一干燥之地，挖一土洞，深数丈，内宽数尺，洞口甚小，仅容人身出入，内藏红苕，可放半年以上保持新鲜。

包谷或其他杂粮连穗高悬屋角，或在门外编竹为捆，上覆以草，也有把包谷壳剥去，倒在火坑的蔑楼上用烟烘干。这样，子粒便不会被虫蛀或化成粉。

土家族人对其他粮食、经济作物及果类等都有一套保储的办法，如辣椒用稻草捆成串，悬挂在房屋角窗口，宛如一幅幅红色春联，挂满土家山寨。

土家族对各种粮食及经济作物的选择与保管尤为重视。稻谷、高粱、小米等作物都是穗选的。选好之后单打、单晒、单藏，包谷则选个大、子粒壮的用壳连起，单独收藏。豆类则筛选子粒饱满的。蔬菜瓜果之类也注意品种的储藏。而且每隔两三年总要把品种调换一次，有“浓田不如换种”之说。

而今，水稻与各种山粮的品种不断更新，对土家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六) 土家妇女尤其辛劳

土家族妇女，在农业活动中尤其辛劳。清乾隆时期《永顺府志》中写道：“土民重农桑，男女合作。”清嘉庆时期《恩施县志》中写道：“乡间僻处，男座家中，接待宾客酒食，而刀耕火种，皆妇女。”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土家族妇女自古以来就和男子一样从事农业活动。

土家族劳动妇女，勤劳节俭，身体强壮，不缠足，少美容，善理

家务。在一个由土家族组成的家庭中,妇女是内当家,凡家庭中带小孩、舂米、推磨、煮饭、背水、喂猪、洗衣、洗菜、做鞋、绩麻、纺纱等等家庭日常事务,都由妇女承担。但是如有繁重的农事活动,妇女和男子一样辛劳。如挖土、锄草、插秧、耘田、耕田、耙田这些粗重的农活,女子都和男子同样操作,就是拖木、抬岩、锯料之类的活儿,劳动强度大,妇女也同样能做。在耨草的紧张季节,妇女们把小孩和摇篮同时背上山,到工地后,把摇篮挂在树枝上,耨草时,与男子们互相追逐,争先恐后,呵唱连天,不甘落后。春耕大忙季节,妇女甚至用布带把小孩绑在自己的背上,和男人一起劳作。在收粮食和收捡桐茶时,她们背着背笼,负重百斤以上,在崎岖的山道上,健步如飞。在湖南湘西有两首《竹枝词》中写道:“谁家少妇正犁田,叱犊声尖四野传,转弯抹角全都会,犁坏瓦盖陇头烟。”“男负犁来女负筐,桑麻农事细商量,耕田种地无他事,古风犹忆古羲皇。”这些诗都反映了土家族妇女辛勤劳作的实际。解放后,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男女同工同酬,更激发了土家族妇女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女英雄、女模范,正从土家族的农事活动中不断涌现出来。

(七)经济作物 自古种植

土家族进入农业经济为主的历史时期以后,逐渐由粮食生产发展到兼种经济作物的生产,而且时间上也很古老,这从这些经济作物有古老的土家语名称可得到证实,如麻叫“泽苦”(tshe³khu²),茶叶叫“日阿古”(Ra² Ku⁴),黄豆叫“七布”(tshi² pu²),芝麻叫“写不”(Xie⁴ pu³)等。包谷是以后传入土家族地区的,故无土家语名称。不过这些经济作物,主要用以自给自足,没有形成商品。其主要类别有以下几种。

棉、麻:过去土家族人有专用的棉、麻地。棉、麻地主要是肥沃